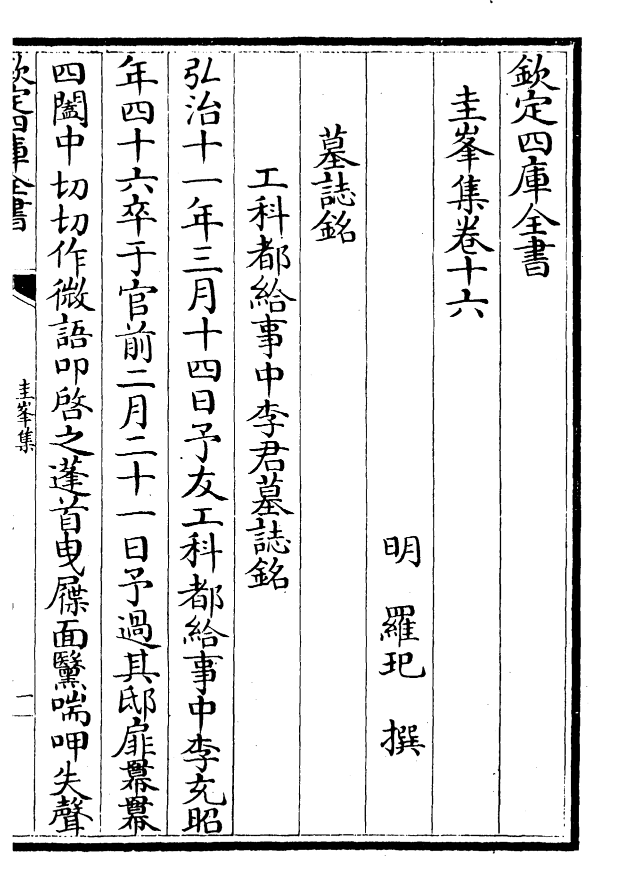


集部



圭峯集卷十六

明 羅玘 撰

墓誌銘

工科都給事中李君墓誌銘

弘治十一年三月十四日予友工科都給事中李充昭年四十六卒于官前二月二十一日予過其邸扉冪冪四闔中切切作微語叩啓之蓬首曳屣面黧喘呷失聲

久强瞠語予曰昨趨朝傷甚今逆氣矣又七日過其外直廬隷遮入則已鈎幞延頸急須予入曰已二宿於此可筒酒乎劚脯乎啖我也覺其神志荒亂急按之其膚如寒冰而爪及其骨予驚而促之歸歸十日又往候之方以藥汁沃兩股股腫達臍如冒鼓至掠其肱則已如槁木猶掣而諱曰行瘳矣至是日知不可起乃遺書謝父母昆弟無一語及其妻子而逝士大夫往哭如市明日罷朝聚語者半或曰使夫人無死吾見敝車羸馬以

朝者允昭嘗使寧藩邵王金人知之故云或曰使夫人無死吾見慟哭裂麻者允昭居諫垣不欲瑣瑣言言必驚動當世不然終不言人望之故云下至閭巷小夫亦有嘆惜其死之遽者盖其為人沉默寛裕持重知大體不衒皦皦名給事刑科時周王與行臺大臣交惡訟往訊之予於其行發數難以覘其意曰以宗室尊王以移任處大臣則釋矣既至果然陞工科右給事中又轉左給事中嘗處分畿內籍地戚里大閹歛手割正寂無影

嚮成化末予與之同以進士改庶吉士今致仕吏部尚書公其從伯父也方掌吏權第宅在西長安而充昭顧僦屋極於東委巷中日夕閉其舍兒不使與隣兒接杜其或譸張也人問其故曰吾見權貴盈溢親戚子弟鮮有不同敗覆者後嘗書去位完名不汚充昭助之居多平生喜追晦庵書法久乃逼真尤善為詩多至千餘篇文殺大半焉嘗從容語予曰羅充升評吾文與予軏語巳啞啞笑自負予戲之曰奏議似宣公即當至矣葢知

其有待大也孰謂其遽止於此邪充昭諱漢號方塘南昌豐城人曽大父伯行大父端輔大學生父資志封刑科給事中母羅氏封孺人妻張氏子與肾侶三人與先三歳遣歸代養肾以喪歸癸亥年十一月初七日瘞縣治龍窟里之原瘞當有銘程正之以狀來督予銘末綴云充昭母娠止八月將疾夢人遺大書曰哭考以令驗之哭考者考哭之也嗚呼哲人死生其果有異哉銘曰家失賢子國失良臣子失嚴父婦失良人嗟乎充昭而

反其真

封戸部主事前光禄寺監事張君墓誌銘

君諱海字本東上世有以戰功授太原左衛千戸遂為太原人某君曽祖也某生某是為君祖某生禮娶范氏生子五人君為季末九齡而孤家故以居積食家衆君曰是殆浸沉吾宗弗利盍更諸遂以通春秋游郡學升太學謁選即授光禄寺珍羞署監事以剩員改良醖署幾九載以不良於行請老乃以子天相戸部主事初考

恩封戸部某司主事階承直郎娶陳氏側室龎氏孫氏子天相天叙天禄天秩女四人婿教諭姚文相百戸安完王等孫玉麟主事出監徳州倉實奉以行十七年十一月以疾歿於署年六十八始疾侍藥曁屬纊斂殯主事得以身輔情行其禮明年轝歸太原某月某日葬秋村之先塋主事從吾游者也泣走使屬御史陳邦瑞狀抵予銘且奮曰吾先君肇開有張弗竟厥志以遺末小子獲承丕休顯封伊初惟獲戾宜叢明誅而移釁於先

君惟仁人克衰顯錫之銘則張氏榮於世世其毋墜于
肆院初今太僕陳公為御史與君同里閈結髮厚善竒
主事幼慧卜師主予予乃不忍違因善君時在署已給
事先皇帝郊捧胙者六嘗郊已傳問署官何名何敢諦
視乃爾君對曰天顔咫尺詳諦致審爾寺簡經筵供事
首儀觀次閑習又次音吐班行舉無踰君者十常九與
萬文和公偶於几側注視君驚語尚書尹某公意其初
無留意於君尹曰業在拔選列偶值他格行以非次待

之而公爵君者三居太學時選入内帑名曰歷事典出
納案籍者也再改從御史者按山東寺人以驕而御史
例以威空人舉破調改禮去署家居旦莫惟于主事役
役巳酉乃起於鄉巳未第進士距十年皆君子子單騃
劵給其給濟人遇不能償則巳太原當會府潞人馬彪
入攜貸輸官期於潞償比至鬻子取貸布諸庭君問狀
驚怒裂劵去同舍生周晟貸如彪死子股吏于官或誅
股可償也君掉首取劵且焚且嘆曰吾徒知其父之貸

不知於其子之償他比彪晟事多坐是時亦匱乏則以儉勝之而於賓所過逢頻頻開尊啞啞笑嚼移日醉益歘歘時出歌詩口讐經義為樂嘗以主事故獲侍今大宗伯張公飲公及他賓語三傳疑僻弗能平君從旁旁緣曲徵殆盡公愕曰老經生也賦詩旌賞人亦於是浸知主事其成之自所謂肇開有張信然於乎今已矣子羲奚容以不文辭銘銘曰

化儒於戎譬彼為菑其穫伊薄俟其為畬為畬為田沃

為膏腴凡始于菑莫艱厥初世食乎儒有開其誰

贈淑人謝母墓誌銘

淑人諱貞姓陳氏吏部文選主事諱艮之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謝公之妻大理寺評事廷柱之母今贈評事初考恩也吏部世長樂大家自其身又能飭新家範為閩中冠故淑人得以充其殊質為閨女士每遇訂昏之族雖時顯盛吏部輒拒免有欲㗵媒入議者媒輒摇手作難避去及笄有試議謝氏喜曰吾婿也家人疑之曰

吾必是女貴凡子碌碌徒亂人意何為及歸謝謝有積歲卧疾母媪淑人於世次祖姑也憊極昏眊而鬱為燥烈侍問少拂逆則椎摑罷物叱詈動墻屋諸婦縮匿他處則獨以身當扶掖欠伸抑搔疴癢手滌中帬厠牏襡衾簀枕時匕筯進飲食能順適得其懽心垂盡獨呼與訣曰古云唐夫人孝不意復出吾門若所以為祝者公自戶部知建昌建昌為閩北門實孔道而近嘗迎父封君暨陳恭人至而府適多虞又時受檄辯他府獄出輒

涉旬月不及時侍乃悔迎嚬呻自尤淑人曰何苦乃爾
吾顧駑庸非婦邪吾養若養也公乃安居歲餘别歸涖
且贊曰孝婦孝婦尤善成公美屢脫簪佩倒私篋於未
貴時致無急貸於人居官得一意踊邁徃行其志在蜀
行院有屬帥時公出行大賂入為闗節立命僕揚其賂
物於官以杜後公實大人不逆人欺美言來嘗亦傾耳
聽納為恒嘗偶值過屏後聞之驚立待公入問曰何為
姦人所賣公既骯髒自信掉首呵不聽後果然公悔始

賞其識鑑公兄弟四人志終其生共食有寡妹亦招以老食口日益佐以俸入且屢淑人身自節縮為倡曳長覆短常使無見綻裂傷公酒醯虀腊具按故法而酌以新意人效之不如也公三男八女淑人生評事及女賔容完官凡五人男廷棐廷冣女賔宏寰信六人皆庶出廷冣則學生也鄒棖高均李詢黄謀陳文試陳廷楫葛策陳璋凡八壻謀策璋學生陳文試則監察御史也本寬本忠本歴孫男凡三人桂京莊銓莅孫女凡五人曽

孫男㝡一人也淑人於所出與非其所出其所自出與非其所自出其已貴與其所未貴一無差殊厚薄意於評事則教勝於愛焉内外宗之孤嫠與婢僕之孱耎者則多恩之勝故公每語諸人以為惟其能人亦咸敬讓曰惟其能公卒之某年為弘治十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年七十有九卒訃至評事為位於寓舍哭祀徃弔哭評事舍杖輟哭拜曰廷桂歸以某月某日葬吾母於雞籠山先公之兆而忍無銘吾母乎矩少從公學銘奚辭銘

曰

父奇其女姑感其婦夫賢其妻子徳其母誰其集茲於人間世再世食封以齒受祉矧有令終歸從乎公吉其後之逢

高平知縣柳君墓誌銘

弘治戊午八月某日高平知縣柳君卒明年河南都閫王君以狀請予銘其墓曰君諱豸字廷直開封睢州人曾祖某祖某父某某母馬氏也娶鄭女鄭死繼黄繼劉子

瀚孔昭江泗女孟德仲言叔容季功孫男芳英女加一人焉其幼也以奇童名總角舉於鄉登成化壬辰進士出知襄垣貶丞岐山再貶會川衛知事復知高平以母乞終養至是幾十年年止五十墓在某之原云時予以歸亟不果銘癸亥予至闕王君申前請益急曰吾嗣子金書婿仲言矧吾少同里閈且同學也最知君君在襄垣未一載會蒲州守去御史薦君遷補之命既下襄垣民詣闕請留先皇帝重違其意詔君仍留襄垣提學沈

公重律以德政碑之未幾一召入臺為仇家所中且入
乃以貶去在岐山為撫巡所知薦知咸陽以不附中貴
人之在鎮者又遠貶會川會川者西南夷徼也君忻然
提身萬里徃比近地居既久瘴與夷習無能為苦會今
皇帝改元恩復高平踰二載念屯遭坎坷雖急忍度終
不利於仕毋日就老力請歸歸終日幃下飭養事事已
惟歌詩以遣有謫蜀錄和唐音憨菴稿以見志曰憨菴
乃自號世謂漫不省事為憨云余曰世卒為了了戕人

性本故多事以擾而仕尤害大世患少憨者耳君果憨
乎吾其追銘之暴于墓上銘曰
有往斯譽有譽斯舉有舉斯沮舉不勝沮是以齟齬削
落既屢與魑魅處復其處所退則無忤天地逆旅惟名
不腐

太學生李顯忠墓誌銘

昔先大夫之喪予奔過淮撫淮中丞李公出下舟弔盎
卒助輓舟速予奔予感之公卒其子世蕃以太學生見

予京師語移日及當世可指切事即如藉蔟藜幾無須臾寧處至古人英風義烈又若獷風鞭霆亟欲追以從事為快予笑曰是復見公也念公守青治冣天下隱德多此其發也乎遇學諸生談生必曰生高蹈遠志人也其在秋試衆必擎而讓曰是其先登然比收士輒遺生生亦慭慭掉手去歸杭遇時感觸不覺仰鼻噎息歔欷距踊即傅翮而飛者聞人步履聲遹斂如恒為家生事治即不隳其學學益贍賙卹洽不匱其藏藏益實嘗一

徃循銓之次名已上會母陳夫人之訃至儕輩類須内批出乃發則官人也尼生生頓跌詬叱已而袒括噭號跣走歸不顧先是隣有不戒于火者公之綽楔燬延沿燼其廬予適道杭一日馳三驛暝薄錢塘呼隸問生隸曰是竹竿巷李生邪今方除火所始究于所止靡遺一礫悉棟而瓦之矣予悔失竚覿之及今其仲士魁以中丞張公狀至泣曰吾兄今閏正月十二日死矣予悲愴久之考狀與予耳目所及差合獨公疾生刲股和粥食

公予不知也於乎孝哉遂次其年三十五正徳二年十一月某日塟龍井山之先兆公父贈青州府知府禎為其祖禎父紋中為其曽祖張孺人為其生之母夏氏其妻許氏其側室而嬰兒崑其子也為之誌而舉其字曰太學生李顯忠銘之銘曰

古非封股封偶而斃奇子之封封可範世世可多有亦可壽之子何弗然天難忱斯

萃軒居士墓誌銘

安成湯村劉氏漢姓也自長沙定王子思侯侯安成即
湯沐之至不侯入編籍中亦仍所居村曰湯村而典物
多存類能出圭角以自殊别其析布旁近為支族皆綴
湯村景泰中忠愍公以節顯萃軒居士布衣也鋭志貫
合羣支遠能系之而知其墓生能名之而識其系族之
人皆曰是劉氏行譜也與公同有功湯村者予少識公
孫寧鄉知縣絢省闈中比仕又因絢識刑部主事祥予
慕公甚每訊之得悉公又因公得居士焉寧鄉嘗曰吾

宗遠者數十里近亦無慮十里而墓强半在湯村每寒食祭僕馬充斥必於居士予館之極童丱所欲如往欣欣為導指不以老輟其始亦力學欲自表見多坎坷沮乃教其子時瞻又沮繼以時表時章皆連沮益憤如遇敵決戰弗郤至時望果舉進士官南京營繕主事所居几閣星歷風角諸書出遇後進小生立頃皆能隂處其終身間發一二雖名專門莫與角中隣之祟晝日欻弄形聲甚久之闖入其室呼之如呼人又如人處分之明日

隣來曰祟去矣大要其軀癯古勝中又骯髒敢往諸陰幽詭賊類自鑠然常持不校亦寢物之怨懟為生僅自給而樂為人給禍脫急往往副其求至自窶之則泊然安之嘯歌止於自適而閒卒至到至今刑部曰龍誦之於人至有賞者焉享年七十有八以正德二年八月二十三日卒卒之日族之遠近與隣嘗德之者卒奔而泣比殮拊柩盤躃至失聲者若營繕不獲視疾又不獲候纊息其容㚒悲乎悲而不圖為不朽不徒悲乎圖不

朽而弗之當世之不朽也者而顧以予銘予果足不朽乎然不能拒為之誌其行與其曽祖某祖容父節忠母彭氏妻王氏其子時瞻時表時章時望凡四人孫男凡七人孫女箇秀一人其塟以某月日於某原其字叢英其諱蕚其於縣官則大賔也而銘之銘曰

歛有多智以豐其嬴施沛有餘懲其不試以其子嗣亦疇其初其在厥宗如冠有緌旒以綴之今其已矣克紹伊誰維後之思

樵隱先生羅君墓誌銘

君諱富字宗弼先字宗禮石岡樵隱其號也與予同出豫章徙廬陵廬陵徙泰和武溪再世曰義可徙蜀江生世賢世賢生貴祥貴祥生徳源徳源國初布衣論事謫遼東赤籍中老得歸是生公罷君父也籍移南京公罷當補以妻劉氏子宗謚暨君隨僑居上新河君時方晬巳而弟宗敬生公罷素挾易教閭里知名至則師特為易伍俾仍儒故得便自教於家而君始丱巳為文章奪

人眼目宗謚舉應天髙等文錄為式君亦入為學生宗敬乘其後森出入卒目矚羅氏宗謚死宗敬無有與室者公罷大戚慟傷憊體尫弗支舉事屬君君亦若無難者以為順適果婚宗敬㥄公罷公罷垂絶喜曰吾恃而死已矣宗敬繼死母亦傷而癱兄弟妻之嫠者二兄女之孤者一姊之贅者一蜀江之鰥嫘日就食母卧床褥危君君取諸戶門舊之日需者與新之日益者角斢豐約廚具篚實竈婢廾夫不絶肩手然節縮以度内無

狼籍外無宿負盡晷而止宵則燃燭講誦琅然孤嫠欣
欣閨閤晏然母喜癱去人以為孝感所致凡四舉輒蹶
毋且沒喪之力乃憊因削去前鋭不復言乃為督學載
莊簡公所强重傷公心為一出復蹶公諷校官弛條約
縻君君百方求去會中風暈始得告公猶劄府以病可
復若不懌君者及可公已去乃已自以為天貫我曰吾
以付吾後之人時子鳳學將就緒故云遂顔堂及號曰自
守日闢門内問禮者凝然如師質曲直者居然如官不

辭吉之諸宦部院達尊皆迭與過逢常據上賓位若樹堠然不移故司空蕭公雖素寡合亦崇君一人金陵古都隈隙處宿廟覡家旦爇吹喧晃以衒衆聞君過悉闔扉屏息居左有蕭公祠他日過之神來馮巫巫猝神語稱君正人遍命禱者禮君君遇休燕居圭植儼然自牖窺者以為神人其逸度高調空人甚性復善飲每酣或仰月長嘯誦出師表赤壁賦李杜詩以見意為古文瞑目沈思至微頷瞠目則信紙迅揮而就冠時已為西蜀

李宗伯所奇然不自什襲藏於家者僅自守齋一集鳳以進士推莆一迎君養周翠渠莆鉅工也以得君為晩託石岡樵隱為内交焉子男四孟鳳今試監察御史叔鶴有志古學仲凰季鵬蚤夭女一贅髙价均劉出也孫男二曰相曰材孫女二曰蕙卿曰葛卿正徳二年五月某日瘞於鳳邸春秋七十劉先君没瘞江寧縣賈家山鳳與鶴將以十二月十五日奉合藏焉鳳著狀泣來丐銘始鳳應進士來京師君旦夕縣憶予文壽之而鳳乃

他屬歸大咈即命匿其楡於乎予尚忍辭銘也哉君居左右彌滸皆予里人言君為人以父事仲父公立食其子孫二世挈族父求良四歲之孤自蜀江名且植立之視公立之世於妻之家始終經紀之厚塟其父拱所翁同日舉其四喪土中蕭貴貸錢至老不能償甘以女償立灼券罵貴如罵隸人歸女俾贅曰毋污我毋污我少與樓浩梁信相友善成化中疫流信家殺人勢轉熾戚屬斂跡竄避門無扃者獨日三四往為溉除薰灼旬日

手斂七棺瘞諸野浩老而獨召館之九年朝夕與對食死時家且疫屍橫竪閾中獨為之終事嫁其孤女方十歲者竒行焯然在人耳目古陳郭之流與是應銘銘曰以多垂趐而沮其騫棲木得顛有窺區㝐奕局屢遷乜何慕焉人也弗諒可磨斯言

草亭逸人墓誌銘

草亭逸人吳氏崇仁人也居白馬嶺下比晚縛草為亭託以老焉年六十三正德三年十一月十八日卒仲子

學生鎬季子訓科錫視屬纊孟子監察御史鉞奉命理
軍事于浙越明年正月始克聞訃哭哭哀擗踊疲憊骹
毀幾時不絶乃晨夜乘傳反命畢奔歸迂道白下以誌
銘委諸玘玘曰子來予嘗誰銘誰嘗曰予能銘人乎雖
然不得曰嘗誰銘人而遂不銘而翁也而翁用薦起官
序班先予在館者八年已褎然老成能導予升降陛戺
别識掖闥觀闕名額指目班行誰某隆殺疏數其所宜
施予德之間以為言輒䁥額曰吾先南城也且今相距幾

何哉而乃自爲異邪居旣久備見大老皆耆年勩勤諸
藩國冊制外大蠻夷詔命將帥行師璽書除拜封章
代言檢就則以下之肴詳彭文憲公每呼曰吳序班以
爲何如對曰得則公曰以是頒出或覆視之曰吳序班
手書乎欣欣頷之而已修文華大訓宋元資治通鑑公
必引以自助及修憲宗實録丘文莊公喜得之日引之
與語如公引者録成遷翰林院典籍喜謂玘曰天順初
嘗有官此者舞其柄以窘府部幕司至不能一朝居府

部羣公出怨言懲是顧用頽隋者至今若尸寄然事遂弛今吾酌厥中存體要耳既而幕司果羣聚驚語慮罹當譴咸以為憂居數月覺無苦又咸以為喜文淵閣藏書數萬卷標目亦數帙或問之矢口縷縷如注先是館寮一人假考訂私丐史冊擬竄易其先世之穢未成覺之乃赧銜至骨則設譎閗于炎炎者曰典籍扃鑰在其手恣取已好入其室左右希合左驗之乃乘在告諷吏部貶為義烏主簿而丐史者遂栩栩快其志鉞泣曰不

知也玘又曰弘治初致郊齋羣屬咸集院予二人入夜語於奥時張宫保言事忤仇黜南部語次及而究之不虞張仇遍置偵偵白仇仇怒適起大獄意置二人予幸脫而而翁亦乃困至是今已矣鉞遂拜且泣玘亦泣鉞出狀發之與考其世得諱庭桂曰吾父曽祖也來自南城者也得諱曰昇曰吾父祖也贈順天治中者也得諱衡與某氏曰吾父父母也自治中至山東叅議而封宜人也先諶氏繼趙氏曰吾母也而趙則吾錢鎬錫所自

出也鎬生浩再生演吾父孫纔二人也又拜且泣曰惟諸銘吾決以歲十月某日葬某原嗚呼逸人名孜字景賢與其六書古近體詩天下人能知之其所自立亦可曰天下人知之乎其身則仕而其性則逸也否則惡止於是哉而亦惡取斯困哉古士有易名如曰逸人庶幾來世有考銘曰

吾惡乎悲逸人乎人之大賢與誰不已與而誰則為之所人之不賢與無乎其自取而誰非已忤其命也與噫

夫如是而能不失其故吾又奚悲之而銘其墓

封南京工部虞衡司主事呂君墓誌銘

封南京工部虞衡司主事呂君諱祥字世吉號素菴前鄉貢進士也隠士文夫之曽孫封刑部郎中子榮之孫前庶吉士夔州府知府晟封宜人俞之子贈安人俞封安人姜之夫吏部郎中杭州府知府夔之父年五十八正德六年七月十六日以疾卒訃至杭夔刻晷奔歸與弟龍夷益阜禼治喪已又治塋得呂塢先塋吉卜十二

月二十六日又吉乃走僮水陸犯晨夜以狀屬曰公愛夔世遂知有夔公脫遂銘夔先君後世由公知有夔先君孰愈愛夔子勞僮館之退考夔州甫自翰林出官刑部時夜邸舍有光起庭中夔州駭曰何祥也已而君生因名之蚤有竒氣姆抱置書几硯牀間必笑睨拊摩若畧意會及遇兒嬉弄具則又凝眸端視了無解心既就外傅日萆童心養端鶩遠年更月異史考經通占疏書義積成篇章分晷寸陰如有角逐夔州憂其𢡖曰兒休

矣而與夔州游者又咸望呂氏不止夔州夔州嘗免喪趨闕下舍舟而陸留家於淮而君與母居則晝夜誦明日又然居傍駭之老者嘆婦人嘻曰奇哉斯童夔州官夔君時已任戴冠則以侍以學於夔志不試于鄉以自沉久之夔州倦休寓上饒上饒附郡縣東南要衝也使車部使者車日旁午君遂不能隱其賢一日提學鍾公迅馳至急索曰祥出祥出取學簿注一名去夔州躍然喜曰兒出矣敦迫之試江西試中試禮部入太學告省

歸屬夔州卧病腹弸弸垂橐急者六月醫相戒避君惟籲天祈代至勿藥人以夔州吏生歸君然亦以是謀割宦情依杖屨而又恐戚夔州夔州果怒强為一行抱卷納禮部陽陽歸曰吾親何年吾作三公邪尚出邪自是終夔州宜人之世生事塟祭屹然為邦邑矩範夔第進士仕南京今上即位恩用夔官封南京工部虞衡司主事夔守杭值上太皇太后徽號恩加正四品服兩恩薦至夔如制函冠服歸至則一服之北面稽首謝謝已襲

藏之笥或問之笑指笥曰世守是儒其衣冠終身焉其諸奇衺靡曼禁不以目呂永豐故大家族屬繫身先之故不令而勸家衆影罷使之故不勞而集非倉卒處分未嘗不坐學易軒取易玩之興之所至亦未嘗不吟醫藥羣書未嘗小之不觀觀未嘗不究而試廢疾病者丐已病未嘗不應應而輒効効而來輸直者未嘗不叱之故有素菴稿幾卷學易軒稿幾卷藏於家其已行於世者試効奇方幾卷也及今之卒至有泣下者焉學易軒

君所構者也孫振宗振武振德振英振遠振澤六人孫女寶珠珊錦四人銘曰

宦則海然彼濡彼溺濡也阽危溺也泯迹亦有夙知望洋而懼永終厥身不及溺濡於乎賢哉我銘其墓

徐信夫墓誌銘

信夫姓徐氏名栒嘗為嵊南靖二縣大夫矣予於屬則師也官之則已疏名之則已倨故於其生也惟字之正德巳巳三月乙巳年五十六卒於官其子學生煥以其

喪歸嘉定謀以某月某日塟某之原來乞銘予亦字而銘之而其曽祖剛祖瓊父復母張氏配龎氏女某孫喬郎備載狀以來且曰煥也至南靖不及吾父生訣者五日痛痌每隙側聞胥卑泣於庭騶泣於廡士來弔者亦泣曰邇寇之薄吾境條柵吾邑為壘以戍介胄吾民為兵以待戰寇覘知遁去吾父吾子吾田廬微吾守誰賜之今天奪吾守吾寧不悲或又曰吾世輸縣過山錢以脫箠楚幸今二期無輸輸又將自是始吾是以泣又相

與執紼昇上道泣不忍去或舉槀則訶曰槁葉若是乎又泣焕也哀遽中幸以是慰予曰子嘗侍官嵊乎曰然知泣政公勤德威並立之褒乎曰比考功所以録而嵊志志之也知學庸冠冕之鋟乎清風祠之録乎嵊志之修乎曰舉吾父之所以為嵊也語已自是泣不絶曰就縷縷語無越一循吏耳可置此而他言乎昔吾祖殁吾父哭之晝夜不絶聲涕盡而繼之以血及吾祖妣殁哭之亦然吾氏老若斯少若斯曰吾何能如鎮傍有二梁

舊木也圯輒水人以死吾父率先石之至今人曰吾可以無水死矣思之至是泣曰吾其何如煥也於是避爍馬諱之如忍何又曰吾父能以其詩當吳豪故其集曰隨意已登于吳詩之壇然終其身不能一快志于春官能常惺惺以警多足以支倉卒之變無媿乎警齋之號如禦靖寇之類是也然不能使其身歸老于牖下皆可悲也幸撮是以銘予曰諾銘曰

志也輒乖以沮才也方乘以施其乘也微而又數奇以

踏之將尤誰而吾銘之孔悲

故知縣王君墓誌銘

君姓王氏臨川浯溪人處士思敬之曾孫教授汝為之孫監察御史常之子知海州顯之弟判廣南府旼寧波盛之兄初筮知興業縣以母憂去旼宜都縣在任凡十年去位居亦凡十年正德三年十二月二十有四日年七十三卒孺人楊氏先君五年卒子男淮府學生漢南太學生女嫁金谿學生胡拱華孫男讓蚤卒解南太學

生孫女大王小王明珠淡在大學得訃哭瀕奔輟哭走
予乞銘歸卜某年月日塟縣某原以圖君不朽予少學
臨川善君時御史君在院黎宜人亦居燕邸海州初舉
進士侍焉君與廣南以名肄學法不當得侍學城府府
距浯七十里而君於家次當主田收食其衆踦踵走交
道僕僕然然然猶自課課及廣南嚴毅甚遂連枝秀發成
化甲午江西榜揭聯名其上明年乙未黜禮部業太學
結詩壇屹為天下士勍敵而輒試輒黜如乙未者五遂

懲而恚曰進士為吾治民耶吾治民也曳廣南入部掔銓簿部注通判當廣南注君知縣當興業興業猺獠地也至則請免逋租千石鑿敗山石以利輸道縣因通其有無故蕪無為豐氓蠻便之比至宜都則稽廢墜民以縣南津不橋告考風俗得五世同居趙氏也問所疾苦甲曰荆之屯兵曰疆與吾田錯而侵方酣乙言如之丙丁言又如之君喜曰吾知所以治宜矣於是橋南津請旌趙氏復侵疆患曰見割削去而便日增以六載考告曰

吾疾作矣歸而海州最先歸繼廣南自寧波歸歸白叟
歲時遊宴雁行班如也人以為奇予癖習問天下吏治
偶及二縣皆最君於乎於此可以觀君矣君諱昌字必
懋東溪其號也銘曰
玉則出匵屢梏而鬻錦則在几再易而製而祖而父而
父而兄而侍幽扃重笏重簪孰謂非生
故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傅公墓誌銘
正德六年春三月十日葬南京守備司禮監太監傅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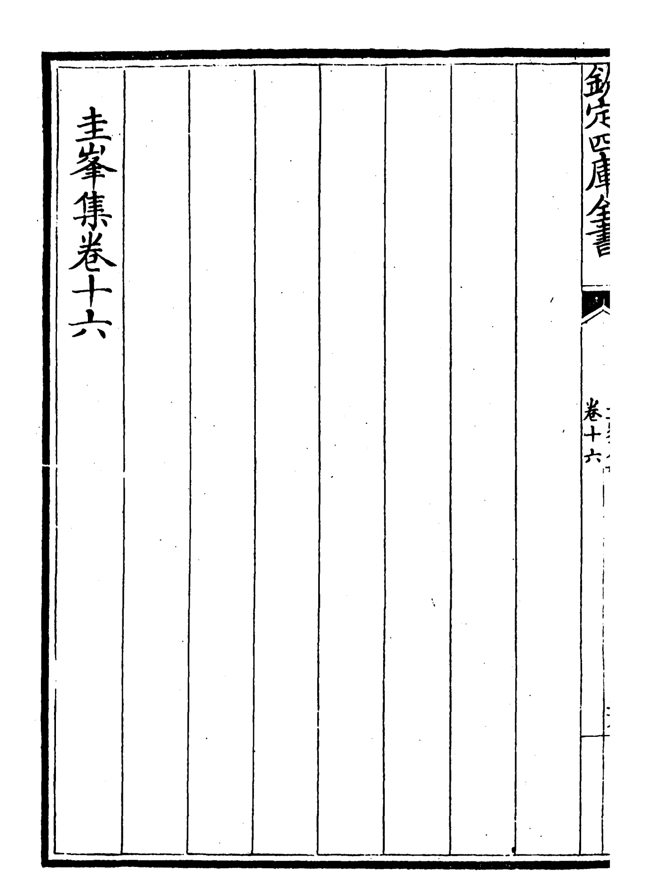
于昭功祠之陰永寧寺之右曰昭功曰永寧皆上寵公賜額也初孝宗簡于肘腋得公來南付以留鑰公感知遇事麗兵民便宜大以驛聞小以意制寢機拔萌化嚚成寂泯厥聲迹時陰便之凡南畿歲欽慮獄則守臣則部院寺咸視公色可否公主其疑者咸厭衆心或至宣諸言公亦默然退自念曰奉若欽卹謂何吾何敢居累釐宸翰褒諭益休惕冰淵矻矻恒以弗任為憂遂以疾請上憐公誠月有稟歲有役俞公休官一僧至左覺義

為永寧寺主以主公祀制下之日蠲及稅馬從子豪入
粟為郎傑千戶皆宜役公而公以是年正月二十五日疾
劇卒春秋七十五矣而豪傑以豫遺歸未視屬纊也公
廣之順德人曽祖某祖義悌父道達母何氏世名家也
以選入掖庭肄内館業有罷幹英宗擢奉御掌文書憲
宗擢紀事奉御侍悼恭位下轉宫禁教書擢春宫局郎
孝宗弘治初進司禮監太監賜蟒衣玉帶禄米憲宗茂
陵英宗懿妃金山二功成繼命選永康大長公主婿褒

賚皆有加上新即位賜又如弘治初馬至於欽遣方嶽之臣祭公考妣盖異典也公性于儉樸平居慢藏誨從者之度振衣誤羮翻之涴家衆縮項蒲伏股掉掉公顧訝曰爾何為第去意氣晏如也嗚瑺貴人重德成就類儕德位皆父母公至是哭亦如之且以聞於上方徯邺典也而又來屬予銘公諱容字某號某銘曰

學之斆之以蓄厥施龍飛則隨宮月夜白委裘之側鞠躬屏息夙興仗行東有啓明折旋陛扃帷幄孔嚴傳宣

日三有堂有廉維南有錀惟以休樂噫公不作



圭峯集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圭峯集卷十七
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　垣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　璸
謄録監生臣史映緑

圭峯集卷十七

明 羅玘 撰

墓誌銘

雲南按察副使邢君封孺人李氏合葬墓誌銘

君邢氏諱纓字文甫以名故號濯庵當正德五年七月二十三日年五十八卒於雲南按察司盖司副使也喪還黄梅訃至留都子刑科給事中寰袒括為位哭謀歸

筮六年某月日合封孺人塋縣某之原孺人姓李氏諱
妙媛年四十四當弘治八年七月初七日卒用權厝儀
而石未誌爾乃序仁貴生仕聰仕聰生贈知縣暹娶封
太孺人周氏為其曽祖祖父母序孺人繼孺人操氏為
妻序稟完寀寵為子許宛彬周渭陳晟吳琯為女序進
士長洲知縣山東道監察御史福建道監察御史及今
官為官試戸部采純皇逸事於河南清兩浙軍按陜西
閲本院章奏為事讞縣積滯獄脫垂死囚覈逋租餓民

民以不餓死浙部亦籍鏡徹蠛虱可櫛西陲肅清為績白父究壁立叛閹烈焰間三年為行序孺人父李某母某氏槩見于吏科給事中毛君之狀泣捧拜請曰孤父若母自是有聞乎繄公不聞乎亦繄公公銘不銘惟公予不覺亦泣謂曰狀若斯何畧也亦知大學士王公乎予與而父試丁未公在院夜得卷驚以為雄州士大奇之及名揭黄梅也出語人以其句黄梅赫然有名聲自是始羣居予耳而父語當世及古籍目所放為文詞俯

首渴飲恐日昃同河南事丁宗仁死無嗣丁氏以道遠
難其喪之還一日喪忽至木美舊裝如去時闔室悲且
訝僕曰一邢父之為士林義之閒亦忿吾榜人獨高出
者予奔先大夫喪所過城邑匿不與知舊接至長洲瞑
舟方弛檝炊俄而呵從擁翼駐磯上炬影炅炅頳頳吪
舟舟中人踣半逸半予堅匿免怒去乃櫂數置訊之置
吏曰吾宰事每纖跡其影而鉅跡其響胡避乎比三年
會色猶怫懌今尚畏之在任陝當巡延延以鋒鏑為食

飲會大閱以一矢輿中的又以一矢射堠堠仆守臣連呼天生豪傑者三而予每遇秦人曰真御史曰真御史而今遇滇人曰鐵面監司謂而父也㝠收泣謝曰如公言孤復何恨又曰先大夫蚤歳屢北南宫歸毋埽除備漿茗賔至出飲之而已而口未及利鈍事既禄食損抑百需以佐費廩餼薪金常郤入曰公家得微有急乎公謂黄梅藉先大夫出名聲而未知先大夫名聲亦有所自出耶又曰先大夫垂生夕也隣之叟夢羽衣金珮薄

吾堂寤而驚走告焉先知縣君亦驚曰吾窺見金甲神官涖吾東隅已而先大夫生予曰噫異哉哲人之生也其卒也奚宜褫銘而衆又塟與禮合予義衆兄弟等奚宜靳銘銘曰

天為降祥而生之已試之世已顒顒而望之然有資焉若階也不可以躐躋有内焉以相之又若嘉樹焉折而先萎然遂止於斯則胡為而生之天乎斯墳乎胡為

故潛川處士孺人胡氏合塟墓誌銘

正德五年四月十一日金陵七十七翁袁潤德卒十二月二十日葬江寧縣高寨村子九江推官經實尸之而以母孺人祔孺人加翁一齡先以四年閏月之十二日卒計抵郡經來奔以狀屬歐陽庫部來告曰吾母諱玉烏程甲族故也曽祖某祖父斌父忠母孟氏經生某鉛生保其男適楊璋適鄉進士胡瀾適百戶葛昇其女吉善其孫適郝拱宿適百戶葛求其孫女應龍應鸞應鼇其曽孫銀姐其曽孫女願公賜之銘予度弗任銘弗應

庫部速弗置久且懈及是經又以狀屬錦衣房侯告曰經將合吾父母塋焉吾父諱瑀號潛川蔡國忠毅公弟都督僉事義之孫隱士勝之子母呂氏也子女孫載前狀且哭曰吾不及遭公公不銘吾父母吾何言吾今及遭公公不銘吾父母吾不敢以塋公又何言哭載路去而以侯留侯乃盡經癖狀予亦識經癖莫破也憐之然了莫悉翁奮問侯曰翁將種也其為將家態乎曰否翁儒服而儒言人至與之居覺若飲醇酎無不醉飫而退

者至諸多空寂服食之説或時偶出之有問者輙變色

而作曰吾習而不用賢惡用是其多能若是乎曰然然

其妙在活人之生而又義不聽人之報淮蔡之間至今

神之且德之其業之然乎曰否母嘗瀕於危醫林立莫

措手因檢方書一飲而頓愈終身遂樂攻之而致若是

其良爾孰敢以業目之然則惡乎業乎曰業乎田業乎

牧其既饒也斥其餘以與廢疾餓者若棄涕唾然其在

人耳目者迎伯父母老焉無異父母也吾不敢譽也予

曰仁哉他日庫部亦來速銘曰吾主袁氏二朞矣吾見其僕也其衣袂也襜然其屨綦也蒽然其與俯也有度而言不及之退伏墻屏間凝然及投之以餅餤莫不斂衽而避而吾訝之跽曰吾主母之不忍賤吾身也吾又忍違其令哉旦莫婢之炊也竈堪之突煙則熚之匕之掠釜也有聲焉爾矣予驚曰嚴哉噫合一室而處是二人焉宜有經也若而人而出矣經舉應天推郡爲江西最雖欲不表見於世不可得已顧不欲表見其親邪而

乃癖圭子銘此又何也銘曰

奕奕穹室衆庶睨之戎衣逢掖以時曳之澤遠而斬敝其藩蕪日綴月完胡不内占斬斬外内人謂袁宗後先考終有崇者封

故封都水主事豫軒翁墓誌銘

封都水主事八十三翁號豫軒姓都氏諱印字維明姑蘇閶門南濠人蘇以地最天下以閶門閶門以南濠南濠以都尉諸氏都尤以節槩傳髙廟初文信至能當婦

翁殊死時代之生彦容作月樓濠上顯名當時得尉氏妻之人謂連綿呼兆當有奇亂翁生異質天成目數行俱下十二三能賦詩鼓琴日陪諸老宿杖屨為適長遂酣飫超越太異度非支離陸沉莫救敗然苦蘇故吳會易聲張曰吾以淺示之乃挾易詩禮三經從鄉業舉子者游幸一不利即諉曰難如是棄去去就里塾集羣蒙訓聲律高門大姓爭招致悔曰是謂畏影而逃日中可乎又謝去以醫浮湛閭里或少露芒穎已病如掇萌然

旬日喧騰神之詭曰古方偶中爾陰自擲餌劑掉手弗
曰乃幾敗吾事遇為道士說者過境喜乃便旋與之周
遊講說服食卦炁支吾歲年至子穆登進士官都水賜
封乞南得武庫便養欣然來就曰吾今脫蘇吾知免矣
居二年以正德三年六月十八日卒配姚氏繼朱氏俱
贈安人穆穂其子元翁次翁其孫祖齡其曾孫女二人
谷源茹喆其婿卒之日穆當考先入闈也穆歸諷十二
月某日扶塟縣薦福山泣謂玘曰子知吾翁吾翁須子

銘於乎玘忍辭知翁哉昔頻道吳下人言翁居室極奥
窔隣竝婚媾無一飯過逢乞貸泉布日湧出至落莫不
悔穆既用世差變易終以咈教愠之其泓涵渁淼障室
牢密及閽為籀隸詧畫暨諸小藝臻妍逞妙盖滲溜滴
瀝有不能盡秘者若占辭前知則又自負神授也是夏
五月戊午晨興卦之遇損之睽占曰立土頽淵三年暵
其田二女號輴鬼車其前赤古下然厥載用顛擲地呼
穗曰吾其巳矣乎其速以吾木來六月大暑灼地不可

耐得寢疾昏弗辯物藥食咽入懵然巳夘日中忽作坐無苦也呼蜜孫以蜜進呼茗孫以茗進咽之如是不火食者七日甲申僕自蘇來入報木至遂呼具盤盤具入浴浴畢喜曰快哉吾其蟬蜕巳目遂瞑豈道家者所謂蜕殼解者歟所著三餘贅筆衛生家寶存于家銘曰

彼有風襮其戛戛藏此有潛伏其戛戛章亦各其志君子考成卒謂藏之者臧

故蘭雪居士墓誌銘

蘭雪居士宜興沈氏諱曦字某家縣之黄瀆瀆濵震澤
澤旁近地衍沃可丘以毛者疇以稼者瀦以漁者十故
入沈之二三故其子弟雖緦𠦃不能無分耋務居士於
子序屬孟而仲暉叔曄皆學學宫祖妣徐夫人名能家
而好陰别後昆勤惰昬明得居士所耋務治喜召子㜸
婦崔居士父母也謂曰吾為若喜有子矣沈其興乎長
果大封殖積歲久衡磷量利至日不勝輸貸者之應值
時歲歉則常坐餓者旁室中且籍且縻而負橐以歸者

又屬於途久而縣亦以其酣於義奏承事郎以官之其墅遊所歷淖道圯橋經目者無寧須臾成之咸自帑出其心汲汲於利人然義鋒凜凜善剜剔人紛結人帖帖抑首去處人所宜依違劃截成敗兩岐可配著蔡自敵以下畏有詖行入其耳甚於褫裸撻於獄故一時標榜品目曰吾縣有白衣能吏在自少喜讀書不求甚解而析義顧掐擢入筋骨嘗泛舟入湘楚閒碇於涯將名儈駔大事事於晝寢寐中得心痛叫號驚起追占之曰夫

心身之君也身譬則家也易家人之彖曰家人有嚴君焉兹而震剝於内厥徵安在其尊者當之乎急起碇犯晨夜歸至則果然人又以為孝感年七十三以正德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卒配陳氏子誠謹訥謨孫政孜效敷敦敬曽孫松女四人嫁吳儼臧志明楊㯨楊文賙始黄瀆之沈來自吳興至代州同知茂生贈右副都御史榮榮生某贈右副都御史㬂㬂生居士兄弟五人南京工部右侍郎暉光禄署丞瞱弟之仕者某衛指揮僉事

誠太僕寺主簿謹則子之仕者而壻之仕者翰林侍讀學士儼也内外軒裳寂容衰服哭侍匶側盛矣塋得卒之明年十二月二十日在大潮之麓先是吳文定公傅文穆公所記西林真宅繭室者謹來乞耙銘且曰是維先君之作也是維先君之所婆娑偃仰也笑曰樂哉藏乎而夕忘返焉者二紀於兹矣耙曰然乎噫達生若是哉是可銘也已銘曰

身有不試而視其家若淵受注生有不諱而視其身若

蟬就蜕家以亂延身恃名存於千百年視此銘文

署指揮使王君淑人仲氏合葬墓誌銘

河南都指揮僉事王佐弘治十八年某月日合葬其父

睢州衛署指揮使母淑人仲氏於某之原成化丁未佐

時為指揮使與監南宮門予藉佐得完試事德之遂如

平生懽因得講其上世官所從來而於指揮使戰功特

詳正統已巳京師高梁橋郤敵之戰天順辛巳西夏之

征成化丁亥荆襄一矢斃賊帥之捷是冬建州深入之

勝用能由同知而陟為使予雖不及生拜識之與之上下其議論然知其所謂偉男子也諱琮字廷用年五十九丁酉三月二十日提練卒自京師歸睢客死於臨清權厝二十有九年矣今年某月日淑人亦卒佐方坐京營聞訃慟幾絶又域于例不獲即解事奔喪又慟乃以情請歸謀合塟塟擬得銘庶其父母後有聞以予厚宜不讓以狀來予發狀指揮使凡二室首陳氏生男泰女妙圓歿淑人實入繼之淑人登之黄人父守睢選族歸

王氏在王氏比卒凡四五十年年八十生男佐女妙圓嫁千戶朱諒三妹嫁指揮李珊亂續詵詵而佐迺統宗以能勞進秩方嶽淑人其大有功於王氏者也佐初筮踐指揮使之舊實指揮使自大以遺者指揮使初筮踐父成指揮同知之舊實成自大以遺者成初筮踐父義千戶之舊實義起家洪武初以遺者於指揮使祖也本昌枝榮益遞培溉宜於佐焉起且大如此佐嘗語人曰吾佐也何能爲吾先吾父母之遺也吾父誦馬伏波馬

革褁尸之語終身今諉諉焉在耳吾母自爲女吾外祖
異之嫁爲婦吾父與爲賔及爲繼母而吾兄泰至忘非
其出里之人則仰以爲百族師吾朝夕服訓言甘如飴
而試之又每驗如藥石吾是以有今茲也閒亦以語予
予曰聞之舊矣及是泣漣如哽塞惟拜襂襂不置若必
得予言者嗟夫銘俗類諛是以君子從而靳諸若此者
非予之所能靳也銘曰
沉厥世秩睢有餒鬼心衽金革王秩世起孰相於王非

生如生太和蒸蒸其世之興起秩斯難相亦匪易異歸同藏以永世世

封太安人趙母葉氏墓誌銘

弘治十一年戊午十二月先皇帝覃恩區内羣臣均得封且贈其所生戶部郎中晋江趙瑺母葉氏封太安人時瑺為主事從官封也瑺進員外郎中太安人年八十甲子十一月一日卒於家瑺奉命入東粤擬便省乙丑十月底姑蘇遇訃慟絶例必畢命事慟畢事必反命闕

下不獲歸襄事又慟比反命因以狀丐予銘謀以正德元年某月日祔諸秀峰先生主事之塋予許銘始惸慶母茲其後有閧晉江之葉徙自光之固始來居焉至子明積以遠故遂與光絶純為閩人子明生康康生府學生陽陽生安人及笄歸趙氏贈戶部主事森之妻生乾瑢瓛瑺某璘男子六人女子二人孫偉偃佐與傯信侃佑俸九人曽孫某一人佐與信踵瑺學偃隂陽訓術也亂昌宗與日就勃勃壽考令終為邦之望弗可尚已始

安人入趙時屬舅歿遺季二子五女若㐬絶綴有委地勢主事弱冠纉家統百身勤晝夜弗給其嫠穿匕折面垢髮卷喧啾馳逐一屬安人於内調廙靡不均靖姆傅冠笄聘娶嫁媵隨俗較力俾有家室無後其時主事致孝友稱繄之諸子學主事槩鞭之急安人不悦曰夫人若罷然用之非宜徒速其敝瑺也其庶乎乃授以春秋俾學主事以疾卒三年以縗縞承事且悲且營輸公儲私禮周恵浹人驟臨之不覺其為嫠室成化丙午瑺舉

省闈丁未黜南宮歸乃立琮諭餘百言要以忘得喪齊
寵辱樹本志大為歸琮用服行至庚戌果上第而玆宦
聲琅然隮日有待人云亦本諸安人可銘也銘曰
舅之遺雛稚屬夫夫之遺戶門百需莫歉厥初後沛有
餘有韡命服有穹高年維德斯食要終則然

八十六翁任廷玉墓誌銘

正德元年二月二十日八十六翁任廷玉卒卒之前二
日翁已寢疾絶餔歠餘四十日予往候猶力支振頽吭

鼽呷莫辯子頂婦許二耳切聽傳云其丐公榮之以銘予兩館翁與游廿年其何辭乃諾復領頂耳語曰吾死不朽矣至是日高春命頂濡筆為書若道家步虛聲者凡十四字道家者說翁生平所酷好也故以是終云翁之先蒲人上世有自蒲徙應天者至子溫是為翁曾大父子溫生復禮是為翁大父復禮生翁父從遠從遠永樂中攜四子徙順天籍宛平之南廂得南廂之東喜曰吾其種子孫于此遂居之翁諱璘於倫次為仲出學入

事曰革童心母馬氏私謂從遠曰毋童仲也女任其棟
諸比長果能相兄師弟權子母居物至淮以南東轉吳
會轉運交子罔不入鏹受券為廉賈貲逐歲溢衍大有
名徐揚間乃憤業與士隅無能改於其舊入貲官𢑥郎
四人者歲時序拜旅飲弁鞶鞢袍粗若勲封者然裘馬
罷物則務以樸先羣子弟故族雖居廛卒以不釣外染
闤居隨生事日就闉且逵衝也其非甚霾風霖潦旦入
樽榼匪餞伊迎為供帳朝紳至忘其非郵亭者莫則假

館求休踦踵沓至外大諸侯特為湯沐邑翁益懼受詒
乾沒為嫌口噤不及公家事故簡牘篇章慶贈器藻當
世宗工亦閒響應無為疑留性不察察為物較弘治間
羣盜嘗夜入索翁翁匿獲頂縛脅急會頂醉沉不知導
所貯盜恚刃頂額褫韡去為邏司所得蹤跡所由翁戒
家衆毋張空目家衆請故曰律盜行弗得得減死我無
所亡由我死不祥窶人多偵知攜其子女立門外佯為
窘迫不可生狀求售給直去度日月遠乃傴僂覘伺售

者不則悲啼拊摩手眼偽麻暈僵卧撼翁翁不逆多立
遺之暇時布殺價貿為衣木殺直市為棺貯之時其隆
寒或大疫酌施之隣以是鮮裸死者與裸葬者於乎翁
其仁矣哉配顔氏繼何氏孫長課次説孫女長適田玉
文次納錦衣指揮范氏聘曽孫女一頂卜四月某日葬
十里河之先塋銘曰
生我屬我知幹厥蠱主我知慎與處時虚知取時盈知
予佚多年所今息在墓

故内官監太監白公墓誌銘

提督光禄寺内官監太監白公年五十一以正德元年五月六日卒於京師昭回坊之私第奉御李應長隨田雄以聞上震悼賜祭曁楮幣五十卹其喪命左少監鄭璽奉御王恭營墓域墓在城西香山之原葬以六月十二日兄鳳姪釗鋼鋭鑄舁母宗自涿來會葬璽恭懋雄公所卵翼者也上知之故疾以懋雄侍喪以璽恭治焉公疾自弘治癸亥移命入寺始寺天庖也四方供入泉

注銼然而市豪餌奥樞為洩孔百出公至惟嗅葷鄉無
一啗啐而大施䟽濬法勞甚操畚鍤者孔遂塞以是體
浸尫羸耗嗽血縷縷下臓復敗遺為瘻痔而毋踰耋年
刺骨在念迫益熾猶忍支一年明年乙丑四月遂以情
請不許越五日復請會寺寮入䟽留諭慰又不果許正
德丙寅用登極恩賜蟒衣玉帶為非望賞三月疾大作
懇辭諭如初疾至劇復䟽懇賜復監就湯藥部寺䟽公
履行宜留任寺事公至以死懇得賜就外私第果便終

事方公未入寺也岐王暨恵妃薨於國公承命還其柩
返徃萬里館候輿皁不知為肘腋親臣過臨其地寺事
之柄良以是選公始為内使營衛聖恭僖夫人塜弘治
辛亥預修太廟後殿進長隨畢工進奉御戊午清寧宫
災預鼎建功進今職監臨諸庫秋毫無所近受知先帝
賜蟒衣恩隆倚重日進一日至再世而益耀公諱江祖
慶父聚世居涿之韓村公生有異質幼即知學長離羣
褢出以事君竭忠飈為口實用是獲登内以成其志非

偶然也壐恭德公如父而悲公遽爾隕棄丐銘恭子教内館時生也其知所嚮往者銘曰

憑厥栖而為梟為鴟曰譊實禍基不如期期憑厥栖而為狐為貍曰姦實危梯不如依依素介則儇勇勤致羸折於里軸屆門尤誰其命也夫銘以哀之

封安人歐母余氏墓誌銘

安人諱某字某眉之青神余氏肅敏公女也公獲事睿景純三皇帝歴四十年官至太子太保少保兵部尚書

公在社稷為時名臣事載諸史嗣子世臣今僉錦衣指揮事安人出其先性與内則合公與夫人屬念之慎選厥儀初筮在所必挈與俱得州之秀歐氏故臨洮知府前江西按察副使鉦字時振監察御史廉之子吏部員外郎鋭之弟蚤以六書肄翰林成化丙午與予同舉順天明年第進士授兵部職方主事進員外郎中晝輸所得于公甥館之教者沛然施之官名曰蘄蘄起諸儕類上為今少師太子太師兵部尚書馬公在部時所奇漢

中古梁州秦蜀襟喉也薦守之尋以九江控長江重湖之滙北望中原險阨多睥睨為東南要津移薦為江西按察副使鎮其地遂為言者所論奪守臨洮道眉以卒安人自同牢比屬纊非閱江陵祀暨邊廵公出未甞一日不與與居中之登進家衆忽得順道遽而喜仰以覘無改色終之糾奪家衆忽墮逆境遽而戚仰以覘亦無改色牽如常生平莫窺其際及喪時振哀與愷悃監往興來閭里觀式孀眉能無困於貧用成子望漠不荒于

學終業國子女歸副都御史吳公子舉人律已又女歸大
學士楊公子惇蔚有時望俾時振無遺憂當食歐廟世
世矣世臣薄違每暇念燕眉動隅年歲閱無相聞不忍
割骨肉如異世不遠數千里迎與居以便甘毳弘治乙
丑十一月二日年五十以疾歿斂遂飯含一出其力仁
哉其迎之智哉其來也肅敏之教可考已世臣走望濵
奉狀來乞予銘歸卜某月某日祔于五峯原時振之瑩
於乎予終順天試也暴風壞屋席濕僵予暈齒嗑嗑手

弱莫握管窮甚有夫從東呼來叱邏卒面擁樹予温之久之蘇乃握管終之不即已矣且導出道名姓去識時振始此今二紀矣時振已即世予在告失銘之悔莫追尚忍靳銘其妻也邪銘曰

子順閨儲婦賢宦途母慈嫠居考終幽都歸祔夫俱有始有卒其在兹乎

封淑人廖母趙氏權厝誌銘

錦衣指揮使永定廖侯將權厝其妻封淑人趙氏于金

陵之南郊筮正德辛未十二月十八日甲午吉卜公若
卿孰銘之龜見兆曰魯何古洪其鳴咽鐘老史氏吉迺
前二十日宰子鄉貢進士鎧錦衣千户鉞錦衣千户鋭
拜而跽泣請曰鵬妻諱惠果以鵬貴封淑人曾祖七祖
文父瑜母徐氏世淮人也瑜侍伯祖内官監太監琳居
京師而淑人從而毓之閨鵬亦以伯兄今南京守備御
用監太監堂仲兄知司禮文書事御用監左少監鑾御
馬監太監暉叔弟尚衣監太監廣季弟御馬監太監宣

侍母王太淑人於官邸而二室相比爲厚善淑人幼極端重慧婉温恭母心選在不可回則以媪媒之聘而室鵬鵬自婚而壼閫倐改峻嚴晝入則稀闊而僾出膳飲飲食朋儔鎮日講習選非霖潦淖沍則専蓺於弧矢矟槊間久而猱騰隼搏差謂兼人守備公將命鎮中州時西域賈胡積種蔓延舊盤結土中尾日大莫掉則以嫗醫童幼流食民間夜攻剽掠公曰鵬爾勝提戈耶鵬遂往往馘數魁禽縱不濡刃功迺用成兹官贈先君昭勇

將軍錦衣指揮使太淑人亦封焉太淑人喜曰兒有玆婦則然益飭諸媵熏婦德致裏言無出鎧蚤夜磨淬期說母心得儁河南鉞銳磬控縱送曰是亦藝非臯廬蹋踘比母或無慼用是迺皆成助勳資門閥融融如也妻有力焉敢為公誦之又曰太寧侯陳儒鵬女許女焉淳澤孫也金姐孫女也鎧進又泣曰吾母年四十三十月二日歿父北鶩也不及訣歸悼誓必塋永定然寄厝彯彯殊增衷悲父子其沐浴卜龜為有知也兆公實天賜

公壽吾母於世公忍拒興予塞移刻索語弗得則諾銘

銘曰

淮之萌燕則茁之汴之榮吳則瘁之閩之歸根容則厝之夫子卜之史氏銘之伊誰似之

故封南京禮部尚書樸庵先生柴公墓誌銘

封資善大夫南京禮部尚書樸庵先生柴公以正德辛未八月乙酉自其子南京守備兵部尚書昇之邸歸南陽尚書送之郊祀於尚書同年也亦出與于祖見其矍

鑠善飲啖退語人曰公不百齡乎吾不信也間遇尚書語是尚書笑且首肯之至是忽傳正月乙卯公卒衆訛訃來果然尚書解位奔有日而涕泣狀玘銘其墓墓在淯陽從其先昭穆之序日在冬某月之某日柴長安故甲姓也曾祖豫南陽教授受代僑南陽遂土著南陽祖恭父贈禮部尚書任景州判官蘭母某贈夫人黄氏景州值家末造貢業太學行齋居送一惟公身人不堪其集於蓼而公自童年徂壯化啚成豐徐徐力任之人無

隙窺其拮据態字兄文珪之孤冠且婚之又字弟文玘之孤冠且婚之而食有田居且有廬二孤至忘其為珪玘若非孤者叔蘇州監稅歸老𣱎𣱎公揣景州痾甚刺骨請曰大人無苦兒能任叔之終則已矣景州大説時節合食兩堂翁媪調娛怡懌創見之者罔辯疏戚以天年後先終棺衾飯含虞禫衰忌因情酌禮衷中軌度至封溝位置纍然中而又井然閭之右長老慕者𡦵子弟之不幸者曰曷不師柴氏乎閭之左不知也惟曰昔嘗

歲饑矣荷橐之柴氏者莫不充橐而出市之羅鳥雀者得則曰盍之柴氏罟取螺蛤鼈鱔者得則曰盍之柴氏至則厚值收之縱之山林洿澤中以為恒大較公仁孝人也用尚書貴自封工科給事中吏部右侍郎至今官尚書移南至參機務公日夜感激殊遇思勗尚書師先熙載乃馳二旬至歡不啻其口出挾諸孫出郭登眺佳麗勝處中囧遺漏玘嘗往閒客席傾聽道其土風物産事緒鑿鑿令人如見尚書亦每謂曰吾大人當家幹蠱

緒無斯須閒究其學而辟咡詔昇今尚憶者月到梧桐
上朝為田舍郎凡幾句也忽作而厲聲曰此若祖詔我
時詩也顧詩意緼蓄大既廢莫任荷亦何言若為我任
我不若禁於今五十年僅克就教緒而大人實親見之
可謂自植而自斂之者與玘應之曰然未數月也而玆
以玘銘於乎惡乎辭乎公娶蘇氏相公教子師婦多律
則封孺人先公卒贈淑人至夫人子七人孟尚書也六
皆殤女一人周羽壻也孫三人朏郡庠生彤業舉子業

騰殤孫女三人臧良緒邢天麟蘇節壻也胐生濟南彤生黑兒是爲曽孫公諱文璋字廷美年七十七銘曰

自雍而豫既土而居亦選厥業章逢襟裾倅贊折閲伯瀛仲蘇赤立蘇歸遽分菀枯曰吾任之均歠而餔是曰志養太和蒸如同氣朝露競捐孤雛譬彼刈蔓委者瓜壺時乃婚姻割畀場廬林有逸羽隣無餓夫有賔有師塾開于于弦斯誦斯蒙端厥初儲英於家維國之圖載叅機樞封衘與俱崇封在焉淯陽之墟

施繼禄墓誌銘

施繼禄成化辛丑冬以貢還自京師之臘月招余飲於其家時方大雨雪酒行甚歡以厥罷恩相善故奬譽過實余慙弗敢當醉步歸卧邸下而謂其賢且數日既得告歸覲未幾君以訃聞則月之廿四日也吾里之素往還者密者哌哌疎者亦不免於太息至於余則深痛其不克見今罷之有顯庸日也明年得處術指郭外十四都甯家橋為勝陰得艮之寅陽得坤之申將以十一月

廿六日异柩從事而欲余言以銘之按狀君諱爵字繼禄生宣德甲寅十月廿七洪武初建昌府醫學教授諱某其髙祖也進士湖御史諱某其曽祖也本府醫學正科諱某其祖也父紹明宣德中用郡守楊侯薦仍祖職兄繼福起方伯郭公疾用謝守薦任今南豐醫學訓科君先配南隅萬石君趙忠敬女繼配城西饒守中女男女六人君生世家通方書數十不勇自賢而每喧時之自昧其術毒誤人者惟酌四民之中不士之憂不農之

勞不工之賤且利倍彼三者取焉耳賈是也又度盱之出唯楮焉是崇則易楮于山走航于川北至於京師而轉移焉春而往必臘而歸若是幾二十年而貲巳崇矣成化辛卯謝守䆮恩之才遣遊郡庠君益以報稱是圖用期遠到博延師友以訓以飭無何復因美觀選中郡護守令督勸百端君獨愀然弗樂祈免再三乃戒之曰禁齎勿近子不見郭令公之子乎兹事獲遂其如功業何果如志復得卒業於今仕路可徯而君已捐館矣奈

之何然君處兄弟睦況于親與隣和況於族待友讓況於賢爭閱者資之以決況於舅商於途者有告急輒以周況於貧且暴意其得於家世忠厚之教而然與若是康而壽宜也而止於兹之五十何也豈其積之厚必於子若孫而發其報也歟吾皆不得而知矣天道冥冥幽冥則靈銘曰

謂君幸也何百歲而啇其半謂君不幸也何萬里而至家終其筭人孰無憂家成則憂其少緩人孰無死子賢

則死其有煥嗚呼君其安矣哉千載斯安甯橋之畔

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張公墓誌銘

正德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張公年七十六薨巡撫院以聞上輟朝一日贈太子太傅諡卹典具如制明年十二月十九日其子福建右布政使恩及錦衣悊葬公於本縣上湖之原恩豫入山出鄉進士鄭嶸狀乞銘公予與公同里閈少同學長老同官雖然誰騶謂予足任此也抑予奚容辭弗足任此也公諱

昇字啓昭號栢厓其先在宋有尚書簡肅公最盛鄉之人過其門必曰張尚書云公弱冠選秀謁先師畢鼓吹導入家老嫗揶揄反走呼曰尚書復來矣公生之歲也邑東龜湖開長老相賀曰龜湖開狀元來此讖記也當有應者巳而公登成化巳丑進士第一人自翰林院修撰左春坊左賛善左諭德左庶子少詹事侍讀學士禮部侍郎轉尚書加太子太保比家居人皆畧其官亦止曰張狀元云創見所無也故云然亦足以驗幾之先見

不偶者公爲庶子憤宰執弄權誤國言之上上初直公
中變左遷南部屯田員外郎途以憂歸弄權者敗上用
言者還公職如初既進賔詹經筵日講青宫引翼聲稱
峻拔擢貳禮部陟正春官郊廟綴儀櫛比春闈弊孔遂
張公或肅將顯若倏而爬剔窒築機芒叵測無啓齒無
作容諸曹悉告理公曰事過止先是諸鎮閹類相習結
私嬖偵内所向則文禽怪獸妖花理木澤葅海錯奇技
巧製仙釋幻惑祥瑞曼延之獻日攫於民繹驛騷於道

一機軸于部公奮曰是誠在我乃揣摩幾先可身當者極言之其扃鐍牢密先機窖穽以待者乃浮輕没重與顯奪冥流虛潴實無貽寮憂而隂慝之恒十八賴上寛明簡在用成弘康平之治公有助焉公在官期部之無遺舉次第以請植綱常則祀江萬里於饒合祠趙時賞四十人于文信公之廟祔鍾同於忠節之祠表孫景雲妻鍾氏貞烈之門尊先哲則載祠徽國文公於婺源祀魏了翁于姑蘇豫章延平各於其里祠而春秋祀之興

百年闕典人心翕然博平王建寺請額公曰宗藩讀書守祖訓何忽屋民地以舍異端力請格止以塞他請班行崔志端者公同衙也幼竄羽氏隸太常為樂童積資為寺卿奄至是日腤韋掖庭比弄具出則旁若無人等公宰舊惟隱忍至公裁割清濁較然公當還職初上言時政大要汰冗濫罷齋醮停工役審奸擇賢為應天以實不以文如商宗周宣者繼是奉詔陳言又以禁奢靡重名器省供應併解納為言於時有言官過激落職公

疏求言而言官言之得譴則求言而言官不言者如何一時論者快賞嘗奉命春闈校文主兩京鄉試得儲侍郎巏張都御史檜蔚為名臣文苑有輝遭聖慈仁壽太皇太后喪議祔諸儀稱旨奉迎今皇后也公為副使大禮洊行舉無愆儀監在淵衷故乞休屢見慰留召對面諭者一比考績陞詹歸中貴齎賚至矣今上嗣服之明年公疾作懇辭三四得可加今官有司月米為石者四歲夫如其米之數馳驛以歸盛哉公於書無不讀汎入外

典百家言遇星翁歷家談必結舌而退嘗與予談兵論河防公宗是古圖予曰古今異宜辨百折公坐屈予喜面有矜色出偶遇名家將將曰何喜也予笑曰方遇頗牧來意其問諷公將弗寤去嘗奉命封代國道出澤州崇山下聞有聲硿硿公念山得無崩乎時亟輿百餘人命取他道出衆心迂公履聲絶山果崩是何其達也事考貧愬公恒轡已所優為而惟馭其所向居江夫人喪既禫邑中譌火夜三四發翁聞閧聲必推枕急呼公問

内符契安在公執詰床出燭之曰懸以待旦乃就枕内符契者亦曰勘合凡京員遭喪降自大内起復合以防僞者也公既免喪不敢久留待遄其行以順適之嵗祲翁曰為糜以食餓者道路之幾仆者然無奈日踵至何稟罄矣主藏以告翁乃止又懼云他日叒稟籍報至京公大恱公喪貧牕翁行古禮生平冠婚祭亦如之孚族得㦀如之吉而能萃其涣弗也其嘗遇人如鋸齒一一中度度情者匿不復見君子以為得遯之象晚尤脩然

物表得西山勝處屋之曰三谷書院歳半吟嘯其中積
草盈案人或給童取以為式不校也當廟祭童嘗舁公
歸道上口哦不輟而流觀太虚將入門瞷曰伊誰氏之
室耶童曰大人宅於斯公愕曰是乎乃入嗚呼可知公
已所著有栢崖詩文集二奏疏二和唐詩鼔吹集一咏
史詩集一行於世贈贈翁贈禮部尚書妣饒氏江氏俱
贈夫人祖德厚妣陶氏贈亦如之公配胡氏上官氏封
贈夫人子四恩進士累官至今官娶某某某氏封宜人

愈京闈經魁娶某氏先卒憙光禄良醞署丞卒娶某氏

悊錦衣衛官娶某氏女三某適某孫崇京闈亞魁娶胡

氏嵩先殤崑娶雷氏聿娶江氏岑娶許氏俱學生峑岢

尚幼孫女五某某曽孫四梓桂梅柱銘曰

軍都蜿蟺迤西則延縈盱中川郡殿厥墟爰發有初類

山澤癯乃大發公實華亭豐令始令終

雜志附

待舉所志

宗伯徐公既名待舉所所之主人疑之謂予曰何哉公所謂待舉者予曰記有之古之儒者懷忠信以待舉舉而加諸位之云也主人曰吾老矣何懷耶以待也吾子伯也弗能明使之學叔也季也亦如之吾亦如伯也之使焉其質駑也吾待之若樹而萌若蔬而甲而吾滋吾糞吾培之或若廐馬之逸也吾縶之若薪櫕之蓬也吾束縛之其趐趐而參差也吾斬艾之師之不淑吾十易之不為病省之試吾具糗粻資送之而豫為之館

傳師與友皆於我乎館且穀也天其或者有遇乎則朝於斯天下之走集於斯吾子來也亦容以露處乎選館而僦之安知芝蘭馥馥者不衷有鮑魚乎吾是以寵兹廛以豫之公亦其知我哉又曰自吾居於是閈旁之舍東而咿嘔楚語曰楚之工人居之西而𠂌㑊秦音曰秦之甲士居之居今數月矣則已撤而崇其亭臺瀦而池垣而囿曰某戚里之别院也或曰某閹貴人奪而築焉者也況吾兹廛也可長有乎或戚與閹之閧是名也曰

是亦急於吾君者亦將而免於奪乎幸矣名亦不為無助吾將謁公為記他日書公記于壁重予與之戚也使撰其言為志所為屋二傭正北出面錦衣之高墉主人臨川饒氏惠徵其字千戸其官也

修庫志

大明正徳六年嵗次辛未六月朔南京禮部重修架閣庫成徹腐易新堅倍初焉而太祖開國之儀文與羣簿書之幸存者復奉入以貯逆數之四月十八日竪也為

日四十有三又逆數之三月二十四日撤也為日二十有四用人之力取諸五兵馬司之羨卒日三十人數視其日工人不以數書者給其直也董事之人趙祥金恩中華張宗呂受余立張昇鄭吉張洪余仙王罷朱昂周華陳文則取諸太常寺舊歷試之敏有功者皆於司務王洛郎中劉金暨郎中黃宏向錦主事劉時望日聽焉洛也金也又獨無分日木石甓瓦工直百需取諸武庫輸來直堂之直銀以兩數者五十有七蓋予權部事起

自二月十八訖於四月十五日視其兩之數例得私之

脫微此也曷成之適白巖先生以大宗伯至周覽之曰

善俾志之乃志

雜銘 附

愛日樓銘 為錢世思作

耳聽聽其清目瞭瞭其明樓之階日且降登膳之於朝

母顰温之於昏母慍旦復旦兮於樓母曰而忘而君有

㷊其冠有垂其帔降登於樓皦日爾爾旦復旦兮日居

月諸子在君所母安樓居髮之皤皤齒之𪗉𪗉于降于登婆婆娑娑母安樓居子在君所分刻寸晷孰與子賈孰與子賈分刻寸晷孝子之心一日萬里

泉亭銘為呂侍御作

恵之泉泠泠伊誰聽之有亭泉噴如珠亭有詩書溉我𧐐魚而湧湧流可以灌溉可以浮舟方其出山注之為灘其聲潺潺激而為瀾瀾束為湍或停為淵或疏為川是天下水萬歸於海原於涓涓厥委稽天是為達觀而

終此亭以聽此泉達人不然

笏研銘為靳充道作

孤孤外矩虛虛中規縱尺之半衡寸有奇質本山骨形肖介圭因人盈涸隨几高卑磨而不磷涅而不緇楮斯穎斯泚之濡之羲畫文彖周敔秦碑誰敢侮予非予其誰

楊州譙樓鐘銘

弘治五秋誰尸此州長清房侯侯耳城譙惟敔其朝亦

鼓其宵宵朝匪鐘四紀春冬民罹歲凶凶占厥聲民胥告嗚侯選屬能能薄馬進是治是釁登簴斯震震聲四達實自侯發侯政桓撥撥災為祥豐年穰穰地久天長

明山草亭銘為王少司徒作

洞庭海寬明山崧高渠海者蓬棟崧者蒿斯蒿斯蓬奚梗奚柄太虛為蓋浮雲為簷戶啓春更戶闔冬秋主出旦褫主歸巢由

圭峯集卷十七